

我爱我家

好家风

甜蜜传承

邱丽莉

“妈妈,下个月10号是奶奶生日,我们订草莓蛋糕好不好?”女儿们边翻着日历边问我。看着她们认真记下日期的样子,我仿佛看见30多年前的自己,踮着脚站在灶台边,等待那一碗飘着香甜气息的糖水余蛋。

我生长在南方农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日蛋糕是橱窗里的奢侈品。但每个生日清晨,母亲总会变戏法似的端出一碗糖水余蛋——金黄的荷包蛋卧在琥珀色的糖水里,碗底沉着几粒饱满的桂圆干。父亲擀饺子皮的声音和着糖水余蛋的甜香,构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生日记忆。

十岁那年,我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生日要吃糖水余蛋,她轻轻搅动着碗里的糖水说:“甜甜蜜蜜,长命百岁呀。你外婆生我时,家里穷得连红糖都要借,现在日子好了,更要记住这份甜。”后来我发现,每次父亲过生日,母亲都会给奶奶也做一碗糖水余蛋,说“孩子的甜是娘给的”。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小家,精美的蛋糕早已取代了糖水余蛋。每逢家人生日,我仍坚持着某种“固执”:提前订好蛋糕,如果时间允许就带着孩子亲手制作。当蜡烛点亮时,孩子们会默契地把第一块蛋糕递给长辈。这个习惯源于某个生日,女儿看着蛋糕突然问:“妈妈出生时,外婆也喝糖水余蛋了吗?”我把她搂在怀里,讲起当年外婆在产房里,外公连夜煮余蛋的故事。

上个月母亲生日,女儿神秘地拉着我进厨房。灶台上摆着四碗糖水余蛋,金黄的蛋黄在琥珀色的糖水中若隐若现。“我和妹妹跟外婆学的,她说要加桂圆才正宗。”女儿骄傲地宣布。70岁的母亲捧着碗,小口啜饮着糖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余蛋的甜香中,三代人的幸福在这一刻重叠。

家风是什么?我想,就是糖水余蛋里藏着的人生滋味:记住生活的甜,感恩给予甜蜜的人。现在孩子们会主动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日,不仅期待蛋糕的奶油香,更期待听长辈讲述那些关于爱与甜蜜的往事。这些平凡的时刻,就像这一碗糖水余蛋,越品越有滋味。

当女儿提醒我“别忘了给奶奶送糖水余蛋”时,我知道,这份甜蜜的传承已经在她心里生了根。就像当年糖水余蛋的甜指引我找到回家的路,这些温暖的记忆终将成为孩子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行囊,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每一程。

(作者来自浙江石油)

项目部 开出“文艺花”

王艳丽

“今天会议不一样,咱先搞个读书会热热身!”6月13日,酷暑蒸腾,石工建中原设计公司石油天然气大流量计量站烟台分站项目建设正酣。一如往常的项目推进会上,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董剑峰抱着一摞书风风火火走进会议室。

角落传来低声议论,“董书记,咱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了,还搞啥读书会呀?”刚从工地赶回来的电气技术员李耀元顶着汗津津的脑门,把工服外套往椅背一甩,有些不情愿。

邻座工艺技术员张秀丽托着腮漫不经心道:“可不是嘛,我这把老骨头连轴转,脑细胞都罢工啦!”会议室顿时飘起此起彼伏的笑声。

“看来大伙儿需要充电啦。”老董笑眯眯抄起《情绪管理》,“书里说情绪就像弹簧,你越跟它较劲,它就拼命反弹……”清朗的声线如春风化雨,渐渐抚平躁动。李耀元转着笔若有所思,张秀丽托腮的指节松了力道,连老爱梗着脖子的工程师高小巍也直起身侧耳倾听。末了,老董念起东坡居士的定场诗:“莫听穿林打叶声……”窗外机械轰鸣应和着书声,倒别有一番攻坚克难的气象。

谁也没想到,这“充电五分钟”的读书会竟成了之后每周大家最期待的保留节目。设计部赵煜举着《拖延心理学》眉飞色舞:“看我的‘战拖自立’!”工作笔记本上彩色标签如彩虹铺展,规规整整的时间管理表把“明日复明日”的拖延症治得服服帖帖;运行部刘文捧着《棉花糖实验》化身科学怪人,把自控力讲得比仪表盘参数还精准;财务部萌新杨涵讲《小王子》时,全场硬汉集体破防,意味深长地讨论起“爱与责任”。

有人不解:工期追得这么紧,何必挤时间读书?然而,在图纸堆成山的工位上,总藏着泛黄卷边的《麦田守望者》;焊花飞溅的工地旁,总夹着几页折角的《平凡的世界》。或许正如老董所说,越是滚石上山的时刻,越需要书香作绳,系住那颗在焦虑中飘摇的心。当图纸与墨香共舞时,项目部不经意间开出了“文艺花”。

烈日炙烤着工地时,那些被汗水浸软的书角却悄悄撑起一片荫凉。如同老董在读书会上念的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在负重前行的日子里,文字也能变成清凉的汽水,咕咚一口下去,又扛得住三公里的管线巡查。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我爱我家

“女汉子”和“铁姑娘”

工作中,朱静也像母亲一样喜欢挑战自我。

常换芳 危伟

6月25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县的气温飙升到近40摄氏度,室外像一个无边无沿的蒸笼。河南油田物资供销中心西部供应站质检配送员朱静冒着高温,提前一天做完了102项重点生产物资的质检工作,汗水顺着脸颊淌进脖颈,浸透了衣服。同事见状,心疼地说:“说你是‘女汉子’,你还真拼命呀。一把年纪的人了,也不知道爱惜身体。”

“设备检修不能耽误,咱不都是这样吗?”朱静抹了一把汗,回应的话语简短有力。

朱静的刚强劲儿和母亲赵小玲如出一辙,赵小玲年轻时就被同事称作“铁姑娘”。

赵小玲20出头时在大庆油田大庆研究院矿机研究所材料室工作。当时,一批有裂缝的套管急需修复,单位安排男同志加班处理。

“咋能小瞧我们女同志呢?”赵小玲不服气,主动申请加入修复队伍。白天查验套管的各项资料,晚上和男同事一起拿着焊枪、戴着厚重的面罩修复套管,在“电光火石”中,没日没夜地干了20天。任务顺利完成了,她的视力却严重下降了。

“这姑娘,铁打的一样!”男同事发自内心地佩服。

1975年,而立之年的赵小玲来到河南油田。会战时期工作艰苦,一线工人的工衣常有破损,河南油田供应处便成立缝补车间,任命赵小玲为指导员。刚上任时,正赶上绵绵秋雨,赵小玲二话不说带着家属

们就出发了。她们抬着两台缝纫机,带着棉花和碎布,步行3公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钻井队。顾不得被淋湿的衣服,也顾不得满脚的污泥,就忙碌起来。1975年至1979年,赵小玲带人跑遍了河南油田所有的钻井队,共计缝补工衣1.6万件、翻新旧衣2.1万件,她所在的车间也因此名扬河南省。

1993年,赵小玲被任命为河南油田亚南公司经理。当时,经营劳保用品的亚南公司尚处于亏损状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赵小玲大胆推出样式新颖的工作服,受到一线工人的欢迎,亚南公司的订单纷至沓来,摘掉了亏损的帽子。和同事去郑州进货,25公斤重的布料别的女同事需要两人摇摇晃晃抬着走,她一个人扛着布料就能从郑州亚细亚商场步行到火车站。

母亲风风火火的样子深深印在了朱静心中。工作中,朱静也像母亲一样喜欢挑战自我。当供应站的质检配送员,可不只是清点货物数量、检查货物质量那么简单,一旦数量出错、质量出了问题,会给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在河南油田东部供应站工作期间,朱静平均每年要完成1000多批次的物资验收工作,她经手检验的物资合格率达100%,常成为同事们学习的楷模。

2014年,河南油田物资供销中心西部供应站急需人手。因为对新疆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工作环境早有耳闻,很多同事甚至不少男同志都打了退堂鼓,朱静却主动报名去新疆工作。出发前,她对母亲说:“我也要像你一样能扛大事。”

“我的姑娘一定能干出名堂来。”母亲赵小玲给了朱静莫大的鼓舞。

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采购的物资不能顺利送达,供应的物资也不能按时启运。焦急间,朱静想起母亲年轻时冒雨到钻井队缝衣服的场景,便给自己鼓劲儿:“办法总比困难多。”那段时间,为了协调工作,平均每到一车物资,朱静都要电话沟通50余次。

2024年,朱静肩负起河南油田南疆地区55个大类物资的供应、质检验收及配送任务。12月初的一天,朱静接到紧急任务:一批物资到达300公里外的阿克苏地区,需要立即赶到现场取样送检。当时,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零下27摄氏度。她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棉手套,立即出发。没有直达车,她就一段一段地搭顺风车。没有顺风车,她就徒步前行。艰难地走在雪地里时,她用母亲常说的话为自己鼓劲:“要发扬优良传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一次,她及时取样送检,保证了生产。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朱静被评为河南油田劳动模范。抚摸着女儿的奖章,母亲赵小玲感慨不已。

赵小玲拿出自己获得的那枚河南油田劳动模范奖章,两枚时隔30年的奖章在母女俩手中传递。在她们的眼中,奖章无关岁月,同样熠熠生辉。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

果果的“废品”宝藏

崔洪武 牛丽芳

周末暮色渐浓,卧室里暖黄的灯光下,果果蜷坐在地板上,全神贯注地用剪刀剪开胶带,小围裙上沾满星点点的碎纸屑,有一些还调皮地粘在她的头发上,宛如一顶独特的“皇冠”。她面前是攒了半个月的“宝贝”——外婆装糕点的纸盒、外公买玩具的纸箱,还有自己新鞋子的鞋盒。这些在旁人眼中的废品,在果果眼中却如获至宝。

“果果!”门口传来喊声。她像是受惊的小兔子,“哗啦”把纸箱往滑梯后推,肉乎乎的小手揪着衣角直搓。风尘仆仆的爸爸站在门口,张开双臂,头发和脸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沙粒,皮肤比上次黑了不少,眼中却满是温柔的光。

反应过来后,果果像一阵小旋风似的扑进爸爸怀里。“爸爸快看!”果果拽着爸爸扑向彩绳捆得歪歪扭扭的大纸箱,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爸爸蹲下身子,轻轻解开彩绳,打开盖子的瞬间,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暖。小兔子形状的铅笔盒、火车模样的彩笔盒,还有蘑菇造型的剪刀收纳盒,整整齐齐排着队。每个盒子的贴纸上用拼音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装指南针,沙漠里不迷路”“妈妈装护手霜和漂亮的发卡,更漂亮”。

爸爸轻轻拿掉她头发上的纸屑,柔声问道:“我的小魔术师,怎么想到做这些的?”果果瘪起嘴巴,眼里亮晶晶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老师说,一棵树要长好久才能变成纸……你们在沙漠里好辛苦,我想省着用纸,这样树就不会被砍光啦。沙漠里种上好多好多的树,你们就再也不怕风沙了。”

果果的爸爸叫杨发疆,是西北油田工程服务中心环保工程管理部副经理,主要负责对油田生产的固体、液体、气体的“三废”进行净化、达标处置。听了老师的讲述,想起去油田探亲时见到爸爸妈妈工作的周边全是沙漠,果果便动起了小心思。

爸爸掏出手机打开视频:“果果你看,这是叔叔阿姨新扎的草方格,像不像给沙漠盖的小被子?这从红柳都抽出新芽了,嫩绿嫩绿的,和你的眼睛一样漂亮。”视频里,草方格如针脚般密密匝匝地扎进沙漠,在道路两边护路锁边;红柳在夕照里舒展开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晃,嫩芽上还沾着和爸爸工装上同款的沙粒。如今沙漠绿色治理越来越好。

果果跳起来,把最大的盒子塞进爸爸怀里:“这个装地球仪。我还要用饮料瓶做花盆,种红柳种子,等它们长成大森林,你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就能看到绿色啦!”那一刻,果果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光芒里藏着她用纸箱和彩笔丈量的世界——在她稚嫩的逻辑里,省下一张纸,沙漠就能多一棵树;多一棵树,爸爸妈妈回家的路就能少一粒沙。

月光给纸箱城堡戴上银色王冠时,果果忽然坐直身体掰着手指计算:“爸爸,等我们种的树长到云朵那么高,你爬树回家就不用坐火车啦!”窗外的夜风突然变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了正在抽枝的想象——绿色未来。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爱在花墙下。

朱军丽 摄

朝花夕拾

在艰苦、单调的岁月里,是那个书店和老人,给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难忘的陪伴。

王鹏

在路两侧一眼望不到头的餐馆、超市等嘈杂氛围中,这家只有一间房大小的书店显得如此偏僻安静,甚至很多从它身旁匆匆经过的人眼里,完全和四周的世界格格不入。

青海省茫崖行委辖镇的花土沟,因镇区周围诸多土质山包长年受风蚀雨刷形成菊花状沟槽而得名。32岁时,公司派遣我和几名同事分别带领一支录井队伍来到这里,进行石油勘探开发。

我们先后在北山、油沙山、尕斯库勒等区块施工。青海野外施工真的很艰苦,不仅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也非常差,高海拔下若不用压力锅做饭,蒸煮出来的食物都是夹生的。尽管之前在新疆地区工作过,但这里的艰苦还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水土不服加之生活单调,情绪难免低落。直到遇到了它——这家门楣上挂着“无名书店”的地方,我才如同久旱逢甘霖。

每口井完井后,我们都要从一线返回花土沟基地,整理录井成果资料。一天散步时,无意间发现了这家书店,惊讶之余还

有着莫名的欣喜。

店主是一位瘦瘦弱弱、戴着眼镜的老人,有些驼背,话语不多,慈眉善目。店里的书并不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旧书,排列得整整齐齐。

但在我眼里,这个书店就是撒在荒漠中的一颗星。

索性,第一天的整个下午我就留在了那家书店。

读到的第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平素喜欢读书的我,很快就沉浸在于海的海洋里。

翻开这被岁月磨出包浆的著作,触摸到的不仅是孙少安砖窑里的星火、孙少平煤矿中的矿灯,更是一种在泥土中扎根、在平凡生活中拼搏的生命姿态。我这样的普通石油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精神共鸣:有一种追求,看似平凡渺小,却成就着非凡的业绩;有一种追求,看似朴实无华,却辉煌着一个人的一生。

不知何时,老人用一个简陋的杯子倒了茶水放在我身边,然后依旧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发一言。

从书店里走出来时,已是暮色低垂了。

在艰苦、单调的岁月里,是它和他,给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难忘的陪伴。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从书店里走出来时,已是暮色低垂了。

在艰苦、单调的岁月里,是它和他,给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难忘的陪伴。

在艰苦、单调的岁月里,是它和他,给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难忘的陪伴。